

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

张洁 著

此生 难再

广州出版社



张 洁

此生难再

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生难再/张洁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8
(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王巨才、张曰凯主编)
ISBN 7-80655-276-6

I. 此…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275 号

此生难再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510121)

广东省高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七路 7 号 邮政编码:526020)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8 万字 印张:15.375 插页:2

印数:1-6000 册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出 品 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蚊燕娟

责任编辑:余正平 装帧设计:流 野

发行专线:020-83781097 020-83793214

ISBN 7-80655-276-6/1·36

定价:25.00 元

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的五部散文精品。茅盾文学奖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奖，这五位女作家曾经先后以她们的鸿篇巨制获得这一殊荣，并在读者中享有广泛的赞誉和影响。其作品分别是：张洁著《沉重的翅膀》（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凌力著《少年天子》（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霍达著《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王安忆著《长恨歌》和王旭烽著《茶人三部曲（1、2）》（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无疑，作为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些鸿篇巨制将长久地矗立于民族文化的璀璨殿堂。

然而，五位女作家既是小说大家，又是散文写作的里手。她们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佳作，深得读者的青睐。此次我们编辑的五部散文集——张洁著《此生难再》、凌力著《蒹葭苍苍》、霍达著《天涯倦客》、王安忆著《窗外与窗里》、王旭烽著《香草爱情》，就是遴选她们近些年来创作的散文、随笔精美篇什，集结而成。

五位女作家的散文集，题材宏阔丰富，形式散淡不拘，旨趣高远，文采华灼，或于沧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摄取闪光的心灵，采撷带露的花蕾；或于漫漫岁月征途

中，记录下春华秋实，人生百味；或于怀古追史的幽思中，抒发胸臆。作品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且经久久沉思而后成文，于是又有了作品意蕴的升华、思想的闪光。它们所带给读者的是无尽的事省悟、人生启迪和心灵的陶冶。

散文是作家心灵的窗口，五部散文集不但内涵充实，而且情深意切。无论是写人、描景、状物、叙事，皆有思有感而发，为时、为事而作，字里行间无不情感四溢，抒发着作者真挚的情愫。从这个角度说，五部散文集也可看作是五位女作家心迹历程的描绘。女作家笔墨细腻隽丽，而每篇作品从总体的立意谋篇到局部的遣词造句，又无不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她们情态各异、卓然不群，或是质朴的叙事，或是绮丽的章句，或是幽默的讽喻；或象征，或议论，或抒情……千般旖旎，尽涌笔端。读者在阅读中自会体味到篇篇美文的蕴藉之美，文采之美。

著名文艺家高占祥、著名散文家袁鹰欣然出任丛书顾问，张洁、凌力、霍达、王安忆、王旭烽五位女作家倾力支持，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期待着读者的教正。

编者

2001年7月14日

NAD15/06



张洁

1937年生于北京。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祖籍辽宁抚顺章党山下哈达村。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有特殊贡献专家。

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92年2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该院荣誉院士。这一终身荣誉，授予世界各国七十五位作家及音乐、绘画艺术家。（院士仅授予美国公民，荣誉院士授予非美国公民。）

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有三十余部译本。

现任：

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

国际笔会北京中心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市政协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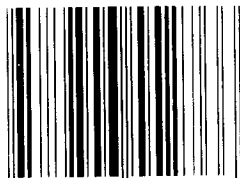
已出版第一批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精品：

- ① 李国文卷·大江东去
- ② 刘心武卷·我爱吃苦瓜
- ③ 陈忠实卷·家之脉
- ④ 刘斯奋卷·快活的蝙蝠
- ⑤ 王 火卷·带露摘花



ISBN 7-80655-276-6



9 787806 552766 >

ISBN 7-80655-276-6/1·36

定价：25.00元

前言·····	1
---------	---

第一辑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	3
始信万籁俱缘生·····	13
情淡如水·····	21
GIVE AWAY·····	24
一只不抓耗子的猫·····	31
幸亏还有它·····	37
被小狗咬记·····	56
哭我的老儿子·····	68
挖荠菜·····	84
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	88
拣麦穗·····	93
梦·····	99



盯梢.....	102
怀念关中.....	111
假如它能够说话.....	115
潇洒稀粥.....	119
一扇关闭了的门.....	125
坐在石头上等姥姥的小松鼠.....	135
母亲的厨房.....	143
太阳的启示.....	153
不忍舍弃.....	160
“文革”中的一天.....	165
无可奈何花渐落.....	168
无地自容.....	176
最后一个音符.....	180
可怜天下女人心.....	189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196
致友人.....	205
最后的.....	211
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	218
重归威斯林.....	223

必不可少的一种教育·····	230
你为什么总是龇着牙·····	236
何处是我家·····	240
流年不利·····	244
哪儿有好吃的饭·····	258
纽约无形·····	262
好大夫·····	267
此生难再·····	272
遇上一个爱找茬儿的女人·····	277
我的船·····	280
社会主义老哥们儿·····	283
过不去的夏天·····	288
没有标题的声音·····	291
想起五月的那个下午，掷进特莱维喷泉 的一枚银币·····	295
富贵闲人·····	299
又挂新年历·····	303
大头·····	307
张洁的“苦恼”·····	311



不再清高.....	314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319
坐一次三等车.....	322
谁为我们养育了烈士.....	328
对镜贴花黄.....	330
你不可改变她.....	333
它只属于列维坦.....	342
有一个不爱空调的老土.....	345
不妨滑稽一下.....	348
我为你惋惜.....	351
投降，行不行.....	354
士兵是永远的.....	357

第二辑 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他们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363
“你为卢沟桥事变争气了”	381
一个人，有多好.....	394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421



巴黎，全世界的梦中情人·····	435
我到这里来过吗·····	456
“你走了，天哭了”·····	473

第一辑

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

——记骆宾基叔叔

要是在记忆里搜寻，他是父母影像之外，第一个印入我记忆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我称他叔叔。

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是一位作家，如同他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珍珠港事变后，在桂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由母亲做饭、洗衣、照顾他的生活。他很少换衬衣，除非出门或上哪位太太家里做客，才会换上一件我母亲为他洗干净、烫平整的衬衣。也许他想尽量减少母亲的负担，更可能是他根本不修边幅。因为以后几十年的岁月证明，就是在我有了婶婶之后，他也依然如故：衬衣领子总像没有洗过，质地很好的毛呢大衣里藏着

不知多少尘土，被子、床单全是和衬衣领子差不多的颜色……好像仍然过着没人照料的、单身汉的潦倒日子。

清早起来，只要一打开他的房门，便有浓浓的烟雾从他那窄小的房门滚滚涌出，活像一个大烟囱。好像他一夜没睡，挺辛劳地烧了一夜湿柴禾。他吸烟吸得很凶。长大以后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几个短篇，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冒着团团烟雾的那间房子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桂林的生活，我会在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邻家的保姆、太太，以及父亲、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

我并不是一个十分淘气的孩子，但我常常挨父亲的揍。或因为他的心情不好，或因为没钱买米，或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或是他自己在哪里受了窝囊气……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变好，就有钱买米，前方便可以打胜仗，他便不再受人凌辱……

因为老是挨打，大概他也认为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孩子，不然为什么老是挨打？因此，我想他也是不喜欢我的。我不曾记得他和我玩耍。虽然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有人鼓励我创作，他说：“那是不会错的，小时候就很聪明，我带她上街，每每经过糖果店她总是说：‘叔叔，我不吃糖。’”

“那么您给我买糖了吗？”

“当然是买的了。”

并非我要为自己小小的狡黠辩白，这件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们的友谊是在以后。

1954年我们开始通信，那时我还在抚顺念中学。

我想我之所以写信给他，是因为不知哪本书或是哪首诗引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像某些自视极高的文学青年一样对文学其实一知半解，不论对什么都敢妄加评论，以为文学不论是谁、只要想干就能干的时髦，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随便进去胡说八道的清谈馆。我对他的教训感到非常失望，觉得他对我板作家的面孔、挑剔、难以对话，我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有时我还使使小性子。总而言之，我多半还是把他当叔叔而没有当作家。

其实他对我极其认真，并不因为我是晚辈而对我有些许的不平等，他送给我的每一本书都郑重其事地签着名字，端盖着图章。

1955年春天，他去黑龙江国营农场体验生活，特地绕道抚顺看我，住在车站附近一家二层楼的小旅馆里。那旅馆的名字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窄小的楼梯和昏暗的灯光，住在那里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对一个珍惜时间的作家来说，绕道抚顺看我所耗费的两天时间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前他曾写信给我，“……明天是你的节日，我送一点什么礼物好呢？一时想不出来。钢笔一定是你需要的，又不好邮，是不是我过沈阳的时候带给你呢？又不知抚顺离沈阳多远，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从沈阳绕道抚顺，显然难为了他，他可不是跑单帮的角色，但他还是来了。

他看见我很高兴，我一定使他想起青年时代许多美好的往事，或不如说我就是他的青年时代。

此生难再